

初夏，想起那个最懂青梅的曹操

初夏时节，江南的梅雨还没有落，青青的梅挂满枝头，是为青梅。

立夏日，古人会举行各种仪式来迎接夏天。帝王的迎夏仪式正式而隆重，表达祈求天下太平、五谷丰登的强烈愿望。而民间有祭神、尝新的传统。尝新即品尝时鲜，如夏收麦穗、金花菜、樱桃、李子、青梅等。先请神明、祖先享用，然后亲友、邻里之间互相馈赠。

青梅，跳跃在这神奇而盛大的礼仪中，氤氲在初夏的风雨中，出落得更加清新、青碧、俏丽，浑身上下，更见风致了。

古往今来，与青梅相关的人和诗句多得难以赘述，但最懂青梅的非三国时曹操莫属。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(71)说着，即与刘备对面坐下。侍从把酒给他们斟上，两个人就对面喝起来。

连环画《煮酒论英雄》

青梅煮酒论英雄

“煮酒青梅次第尝，啼莺乳燕占年光。”青梅，煮酒，相融在南宋诗人陆游的《初夏闲居》里，惊艳了时光。

曹操，早已隐在那一片光辉中。除了留下“望梅止渴”的成语外，还有一个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的典故广为流传。刘备未成气候时，在许昌被尊为皇叔，曹操邀刘备共饮，就青梅，饮煮酒，谈论天下英雄。不过，曹操并不是把青梅与酒同煮，而是用青梅作为下酒的小吃。古人在喝酒之前喜欢将酒煮一下，酒通常被叫煮酒或温酒。青梅是被作为佐酒之物来食用的。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著的《三国演义》第二十一回中描述得很清楚：“随至小亭，已设樽俎：盘置青梅，一樽煮酒。”当然，后来也有把青梅和酒一起煮制、泡制、加工，变成酒的，但那就叫做“青梅酒”了。

初夏时节，适当饮些煮酒，可以行气、活血、预防心病发生，“夏气与心气相通”。酒，为水谷精液所化之物，能够调和气血、畅通阴阳、内助中气、捍御外邪、辟秽逐恶。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，西晋文学家张华编撰的《博物志》上就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：“王肃、张衡、马均三人，冒雾晨行。一人饮酒，一人饱食，一人空腹。空腹者死，饱食者病，饮酒者健。此酒势辟恶，胜于作食之效也。”说的是王肃、张衡、马均三人在行路的途中遇到了瘴气，瘴气是南部、西南部地区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有毒气体，多是热带原始森林里动植物腐烂后生成的毒气。当时，饿着肚子的人死了，吃饱了饭的人病了，只有喝了酒的人依然健康。由此足见酒的强大。典籍上还有“酒以治疾”的记载，古代医生在治病时大多会用到酒，酒与药同用时，能更好地发挥药物的药效，就连古代酿酒的目的之一都是为了作为药用。

这被称为“杜康”的液体还能够润容颜、消忧愁。唐代医药学家陈藏器说酒能“通血脉，厚肠胃，润皮肤，散湿气，消忧发怒，宣言畅意”。唐代医药学家孟诜说酒能“养脾气，扶肝，除风下气”等等，都证实了这一点。难怪有“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”之说。

当然，饮酒之妙，在于适量饮用后轻松的感觉。过饮伤身，轻则伤人脾胃，重则损人神气。春秋战国时期名医扁鹊就说过“过饮腐肠烂胃，溃髓蒸筋，伤神损寿”。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也特别强调：“饮酒勿大醉，诸疾自不生。”

古代的酒，因为酿造工艺等方面的原因，常常略显混浊，故古人常称之为浊酒。享一樽浊酒时，他们喜欢选择一些清新的下酒之物。青梅，便是理想之物。青梅佐酒，还能令气血流通、心脉无阻。青梅的酸，借着酒的香，荡漾开来，别有一番舒爽滋味涌上心头。青梅煮酒，成为了古代一种例行的节令性饮宴活动。

曹操在青梅园的青梅亭中，对刘备说了那句豪气冲天的话：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与操耳！”爽朗的笑声，令青梅在枝头叶尖舞蹈，掀起直冲云霄的浪漫音符；令酒像了山间清泉，汨汨地从心底奔涌出来。曹操的从容、狡黠、试探、刘备的伪装、周旋、机智，演绎出来的一场无声的刀光剑影，全浸染了梅香和酒香，直至肝胆、心脾。

青梅煮酒，几乎是天下英雄和风雅之士都热爱的场面。青梅，也早已在滚滚长江东逝水中，和着浪花，淘尽英雄。

望梅止渴是曹公

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说：“梅，古文作呆，象子在木上之形。梅乃杏类，故反杏为呆。书家讹为甘木。后作梅，从每，谐声也。”作为龙脑香科青梅属乔木，青梅树高约20米，长圆形的碧绿的叶儿、或纯白或淡黄或浅粉的花儿、球形的果儿相继成长、盛开、结果，让树儿茂密繁实，姿态昂然。

青梅，也被称为曹公。北宋政治家、科学家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说：“吴人多谓梅子为‘曹公’，以其尝望梅止渴也。”

曹操，无疑是真懂青梅的人。“望梅止渴”的故事被南朝宋文学家刘义庆记录在《世说新语》中：“魏武行役失汲道，军皆渴，乃令曰：‘前有大梅林，饶子，甘酸可以解渴。’士卒闻之，口皆出水，乘此得及前源。”

因为味过于酸，以至于青梅只要被嘴儿念出、在脑海中闪现，就会有津液不由自主地从口中泛出，慢慢浸润舌口、心脾。青梅确实能够生津止渴、调中除烦、醒神开胃，这些特点也同中国古代唯物哲学的核心阴阳五行相吻合。在五行“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”中，肝属木，木生酸，酸生肝，青梅得木之气，与肝胆有关联。李时珍将其中缘由解释得很清楚：“梅，花开于冬而实熟于夏，得木之全气，故其味最酸，所谓曲直作酸也。肝为乙木，胆为甲木。人之舌下有四窍，两窍通胆液，故食梅则生津者，类相应也。”

当初夏的慵懒困倦昏昏袭来，性味酸平的青梅是提神的最佳选择，只是，对于青梅，一般不宜单独或过多食用。古人常常把青梅加工成乌梅、白梅，“取青梅篮盛，于突上熏黑”，即成乌梅，“若以稻灰淋汁润蒸过，则肥泽不蠹。”“取大青梅以盐汁渍之，日晒夜渍”，十日即成白梅，因“久乃上霜”，白梅还叫盐梅、霜梅。乌梅、白梅和青梅的功效相似，还都兼具美容养颜的效果。

曹操对青梅情有独钟，与他的第三位夫人卞夫人有关。卞夫人在自己家乡的时候，喜爱青梅，随曹操迁入河南许昌后，没有机会欣赏和品尝青梅了，忍不住长吁短叹。曹操见状，忙派人从乡村移来许多梅树，种在相府附近的九曲河畔，形成一片梅林。曹操还用耐腐、耐湿的梅木，在梅林里建造了一间小亭，亲笔书写匾额“青梅亭”。

曹操对出身倡家、曾以歌舞伎为生的卞夫人如此用心，除了被她的容貌和技艺吸引，还感动于她的有谋有识。当年，曹操刺杀董卓未遂，有人传出曹操已死的谣言，曹家上下大乱，很多旧部准备离去，是卞夫人站出来挽留，她说：“曹君吉凶未可知。今日还家，明日若在，何面目复相见也？正使祸至，共死何苦！”她的真情留住了旧部，为曹操保存了力量。

恋恋的情怀，和着青青的梅子，在颠沛流离的乱世中，历经磨难，散发出瑰丽的光芒。

郎骑竹马绕青梅

青梅的情谊，和竹马联在一起，才是最纯真的。

“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。同居长千里，两小无嫌猜。”唐代诗人李白一首《长干行》，借一位商人妻对小时候与夫君亲昵嬉戏的回忆，道尽那青梅时节的难忘韶华。

曹操也是有“青梅竹马”的，且那“弄青梅”的女子也不一般。蔡文姬名琰，字明姬，后因避司马昭的名讳，改为文姬。蔡文姬是东汉文学家、书法家、曾官拜左中郎将蔡邕的女儿。曹操曾做过蔡邕的学生，常常出入于蔡邕府上，按照辈分跟年龄算，蔡文姬是曹操的学妹。

蔡文姬初嫁当时河东望族卫家的卫仲道，不久因丈夫去世回到娘家。南匈奴入侵时，她又为匈奴左贤王所掳，生育了两个孩子。幸而曹操念念不忘师恩和年少深情，在统一北方后，派使者携带黄金千两、白璧一双，把流落在南匈奴的她赎了回来，让她嫁给董祀，并对她和董祀的生活也给予了接济和帮助。曹操的帮助，还让蔡文姬可以坚持发挥自己的才华，蔡文姬归汉后作有《悲愤诗》两首，一首为五言体，一首为骚体，其中五言的那首侧重于“感伤乱离”，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。

曹操成为蔡文姬坎坷命运里的一道光，让青梅竹马闪耀在历史的注视中。相比较而言，唐婉的青梅竹马，就太黯淡了。

唐婉和陆游从青梅竹马走入婚姻，婚后因陆母的不断反对等原因而分离。各自再婚后，某一年在沈园偶遇，分别在墙上题词与和阙表达感伤。唐婉感伤，28岁便抑郁而终。陆游也感伤着吧，至85岁而终，那《钗头凤》里的“错、错、错，莫、莫、莫”什么的，真是伤不起。

世间的好女子，都曾如刚刚盛放的青梅，笼了一弯如烟的眉眼，灵动着羞涩的情愫；怯怯的欢喜，随着发丝轻扬；扬眉的瞬间，冰清玉洁的意境被素墨清描。这世上每一位好女子，谁不想被善待、被厚爱、成为被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呢？

曹操是懂得的，他有所为、有所不为。他对蔡文姬是既敬重又爱慕的，才有了以重金赎回蔡文姬的举动。但他没有娶其为妻。

青梅，总是芳香如故的。她隽永深长地开放在自己的季节里，温暖了那不染红尘阡陌的目光。